

这些东北农民不仅不“猫冬”，而且抢着去广东

北薯南种，粤黑农业合作让冬季闲田不闲，“薯中文章”带来粮食安全“增量”

本报记者徐金鹏、吴涛

当黑龙江农民常更国第一次听说能去广东种马铃薯时，第一反应是“开玩笑，不可能”。

常更国过去几十年中已习惯“猫冬”，如今却在广东湛江市遂溪县种了5年马铃薯，连续3个春节没回黑龙江。

如今，两万多亩来自北国冰雪之地的马铃薯，在3800多公里外的南海之滨开花结果，并从“北薯南种”发展成为“稻稻薯”模式，不仅带来粮食增收、土地增效、农民增收，农民思想意识也在交流中改变，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助力东北振兴。

靠地图走出来的“北薯南种”

马铃薯（土豆）是我国第四大主粮。“黄麻子土豆”是黑龙江省望奎县东郊乡的特色产业。

2011年，时任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东郊镇党委书记李亚文到广东参加了一次马铃薯产业会议，发现在广东惠东县，冬天可以种植马铃薯，深受触动。

“冬天竟然还可以种植马铃薯，东北人到了冬天都有4个月要‘猫冬’，啥也干不了。”李亚文说。

作为党委书记，李亚文除了要给地方产业发展找出路，还有另外的压力，“一些人闲着没事干，就会搞事情”。

让农民有事做有收入、地方产业有出路的想法，让李亚文开完会后没有立即返回黑龙江，而是选择留下来四处考察，寻找合适种植马铃薯的地方。

寻找的过程颇为曲折。从黑龙江初来乍到，东北话和“粤式普通话”沟通起来，极为不顺，第一年找地无果。

但李亚文并未放弃。其后3年，李亚文每年都带着人到广东寻找适合种植马铃薯的地方。人生地不熟，就拿着地图一处一处找过去，去农场、去镇政府……

马铃薯种植不仅对土壤、气温和降雨等有要求，还需要适合大机械生产的地形，这样才有效益。

李亚文曾因为不懂广东气候冒着台风赶路，租用的三轮车被吹翻摔倒了腿，也曾被冷眼相待，但总有热心人。

2014年，在遂溪县青阳镇时任镇长庞宇的帮助下，当地在500亩旱地上试种了“黄麻子”，亩产高达5000斤，每亩收益2000多元。

在黑龙江种马铃薯，一年只能种一季，一亩地就挣200元。两相对比，是10倍效益的增长。

黑龙江农民到广东种马铃薯的事业由此启



工人们在“稻稻薯”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播种土豆。 本报记者王瑞平摄

幕，如今种植面积已扩大到两万多亩。

“稻稻薯”带来粮食安全“增量”

2020年11月的遂溪县城月镇石塘村，晚稻已经收割完毕。在粤黑合作示范项目“稻稻薯”生产基地，原本属于冬闲田的数百亩水稻田中，农民正热火朝天地种植马铃薯。

在广东地区，很多水田在早造和晚造两季水稻种植后，冬季闲置。所谓“稻稻薯”生产模式，就是利用冬季闲田，每年11月在水稻收割后开始种植马铃薯，次年3月收完。

2019年，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支持下，黑龙江省绥化市万全县龙薯现代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简称合作社）与广东粤良种业有限公司（简称粤良种业）进行了合作。粤良种业将生产基地的710亩稻田租给合作社，探索“稻稻薯”生产种植。

第一次的试种就取得明显成效。

如今已是合作社联社理事长的常更国告诉记者，2019年每亩马铃薯收成2.5吨左右，总产超过1500吨。第一年试种产量偏低，改进后

可能超过4吨。

因为冬季的新鲜马铃薯就只有广东有，市场售价好。常更国说，2019年一斤卖到1.6元到1.8元，除去种植成本，一亩能挣3000多元。

粤良种业副总经理郭荣发说，“稻稻薯”项目还可培肥地力。合作社在种植马铃薯过程中大量使用有机肥，一亩地使用鸡粪达700斤，这明显改善了土地肥力。第二年早造水稻化肥需求量减少了一半，且每季水稻增产三四十公斤。

常更国说，“稻稻薯”模式生产时间仅3个月，合作社农民每人能净赚两三万元。且遂溪本地农民也增收，冬种马铃薯使当地农地租金从200多元涨到600元以上。同时，合作社雇用当地百姓种植，一年发工资超过200万元。

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再次提出，要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东说，“稻稻薯”项目发展空间很大，有助于广东和国家的粮食安全。仅湛江可利用的冬闲田就超过百万亩，江门、阳

江和惠州等地区也可种植，就算种不到100万亩，如果能发展到50万亩，带来的粮食增量也很可观。

即使按一亩地产2.5吨马铃薯计算，50万亩土地就可产125万吨（12.5亿公斤）马铃薯。种植马铃薯后的水田一季增产30公斤水稻，两季就可增产60公斤，50万亩水田就可增产3000万公斤粮食。

小土豆撬动大格局

“稻稻薯”生产模式，可以在现有资源要素约束下，现有耕地基础上，为我国粮食安全增添保障。同时，也为创造性开展粤黑对口合作，推动东北振兴带来启示。

“稻稻薯”已成为粤黑合作项目。2018年制定的《黑龙江省与广东省对口合作重点工作计划》提出，加强两省在基地建设、农业经营、三产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理念和先进经验交流，引导黑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广东省扩大马铃薯基地建设。

7年过去，合作社有成员挣钱超过百万

元。但李亚文认为，“北薯南种”不仅是让黑龙江农民挣了钱，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

李亚文说，东北人到冬天习惯“猫冬”，认为不是做事的时候。以前有些人是“小钱不稀罕，大钱挣不来”，到冬天除了喝酒打牌，无事可做。经过几年熏陶，很多农民认识到就算是小钱，每天有钱挣，也比在家待着强。之前动员农民来广东没人来，现在哪怕不能回去过春节也有人抢着来。

“以前合作社的农民种地，看隔壁种什么挣钱就跟着种什么。来广东几年后，学会先了解全国市场信息，再选择种什么。”常更国说。

在遂溪的马铃薯土豆种植基地，记者看到，为了方便工作，合作社农民住的都是田边集装箱改建的临时房间，土豆收完就要拆走。相比窝在家里温暖的炕上，条件其实很艰苦。

但为什么大家还要争着来？“因为有奔头、有希望、有动力。”李亚文说。

“薯中文章”仍需更多支持

目前“稻稻薯”已受到广东农业部门重视，去年提供了400万元支持资金，并帮忙引入了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希望能推进“稻稻薯”生产模式的规模化、产业化和信息化。合作社也准备在湛江建8-10个基地，扩大到1万亩，并引入加工企业。

但才起步的“稻稻薯”要全面推开，还面临土地流转、产业链形成和本土化带动地方农民参与等难题。

一些基层干部建议，一方面需要地方干部充分认识到“稻稻薯”作为粤黑合作示范项目的粮食安全价值和经济作用，不能将其与普通农业产业等而视之。不论是大规模从当地农民手中短期流转冬闲田，还是当地农民、合作社集中种植马铃薯，都离不开地方政府部门的引导、支持和协调。

另一方面可考虑将“稻稻薯”纳入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从2018年开始，广东开始大规模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基本实现每个农业县至少有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形成了“百园强县、千亿兴农”格局，快速推动了乡村振兴。

目前这一政策仍在推进，有关人士建议加强对“稻稻薯”的引导，在其符合标准后申报广东、甚至国家现代产业园支持目录。

虽然目前遂溪当地已有种植大户看好“稻稻薯”前景，并主动提出参与其中，但相对而言，“稻稻薯”在当地的知名度仍较低，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借样板案例解释未来收益，形成全社会参与粤黑对口合作的氛围。

胶贱伤农，“一杯橡胶水售价不如一瓶矿泉水”

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约占全球40%，但国内橡胶长期成本倒挂，胶园弃管、胶工流失严重

本报记者罗江、浦超

自2011年起，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下跌，甚至一度出现“一杯胶水不如一瓶矿泉水值钱”的窘境。去年以来，胶价低迷叠加疫情、旱情影响，橡胶主产区海南、云南的橡胶企业和胶农损失严重。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发现，橡胶生产效益低下，综合成本高昂，国内橡胶长期成本倒挂，胶园弃管、胶工流失严重，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保障面临较大压力。

胶价持续走低，胶农增收乏力

在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西盟公司班帅三队，胶工周宏伟暂别日夜颠倒的割胶工作。他家承包89亩胶园，去年割胶获得6万多元收入。

“前些年橡胶行情好，收入是现在的两倍。”他说，橡胶干胶价格一路走低，从最高时的每公斤20多万元跌到12元，去年多数时候在9元到10元间浮动。

云南、海南是我国橡胶主产区，橡胶对当地农民增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仅海南全省就种植橡胶约800万亩，涉及200多万农民。然而，天然橡胶价格从2011年每吨4.2万元的历史高位持续下跌，近几年在1.2万元左右徘徊，种植效益低下胶农增收乏力。

业内人士指出，2005年到2012年橡胶价格走高，主产国大量种植，新增胶树产胶后遇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出现总体供应过剩。去年初，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停摆，产业链难以形成复工闭环，天然橡胶价格一度跌破每吨万元，三季度胶价在短暂上升后又回落到较低水平。

在种植端，去年上半年海南、云南遭遇严重旱情。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截至去年

效益低成本高，稳产压力凸显

天然橡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略资源，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约占全球40%。2017年，我国将天然橡胶产地列入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范畴。其中，云南和海南分别划定和建设900万亩、840万亩。记者走访两省发现，受产出效益低、成本高的双重挤压，天然橡胶产业发展举步维艰，种植面积和产量保障面临较大压力。

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我国天然橡胶种植自然条件劣势凸显。据海胶集团调查，海南橡胶平均单产仅为东南亚橡胶主产区约60%的水平。气候限制下适宜植胶土地资源约束趋紧，云南农垦经过60多年开发建设已种植天然橡胶近220万亩，垦区内宜植胶土地资源基本开发完毕。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所长黄华孙说，虽然我国成功在北纬17度以北大范围种植天然橡胶树，但适植区域和发展规模有限。橡胶树生长、产胶常年受到低温影响，还面临台

风灾害。而东南亚的植胶园冬季没有低温，受台风影响较小，即使相同品种和管理水平，我国的橡胶单产偏低。

云南农垦有关负责人介绍，大部分胶园水土保持、林间道路、防护工程等配套工程滞后，老龄胶园和低产胶园不能及时更新。海南也面临同样问题，据中国热科院橡胶研究所预估，全省30年以上树龄的胶园面积近100万亩，低产胶园达150万亩。

海南、云南民营胶园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栽培管理技术落后产量更低。在万宁市北大镇六角岭村，脱贫户蒋春妹种植的100多株橡胶树长势矮小、密密麻麻无序分布，加之缺乏管护，她家胶园单产仅为垦区胶园的三分之一，割一次胶只有10多万元收入。

与此同时，国内天然橡胶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记者采访了解到，海胶集团天然橡胶直接生产成本达每吨1.6万元；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自产干胶综合成本也高达每吨1.5万元，仅割胶和胶园抚管人工成本已达到约1万元每吨。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位运行，连续多年跌破成本。

东南亚国家人工、土地成本大幅低于国内，如泰国每吨橡胶生产成本约8千元，当胶价在万元低位时仍有割胶动力。海胶集团红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指出，比如割胶收入每月都是1500元，对海南农民而言意味着生活拮据，但在东南亚已达到农民的中高生活水平。

效益低下引发胶园弃管、弃割，种植面积和产量保障存在较大压力。4年多来，海胶集团红林分公司公司胶工人从900多个减少到500多个，胶工平均年龄接近50岁。该公司1.8万亩新开割胶园、老化胶园和偏远胶园因效益低下无人割胶，存在被周边农民侵占种植其他作物的风险。

“由于胶价低迷，近两年胶工年收入每年平均下降1万元，许多人都放弃割胶外出打工了。”周宏伟介绍，他所在的班帅三队有110名承包胶园的村民，去年仍在家割胶的只剩43人。

国营胶园承担着保供应任务不能“任性”停割，民营胶园弃管更为严重。2012年前后，海胶集团东兴基地分公司每年能从当地民营胶园收购5千吨干胶，近年来收购量已减少一半。

在云南西双版纳投资胶园的吴永春告诉记者，他于2010年投入150万元承包了160亩胶园，2016年已具备开割条件。但由于胶价低迷无力支付胶工工钱，至今仍未开割。“胶园目前没人管理，想转让也找不到下家。”

“补链”“强链”，提升效益抑制亏损

受访人士预测，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天然橡胶价格仍然难以超越国内生产成本。为了确保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建议加大对橡胶产业扶持力度，减轻种植端损失，并延长产业链条以提高产业综合效益。

橡胶从种植到产胶需要6至8年时间，期间需要持续投入抚管却没有任何收入。云南、海南基层植胶农场期盼，加大天然橡胶非生产期的补贴力度，支持企业和农户更新改造老化、低产胶园并推广良种，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提高胶园综合效益。同时，探索将天然橡胶纳入公益林补偿和生态补偿范畴。

为了破解胶园弃割、弃管问题，海南、云南近年来探索实施了天然橡胶价格保险、天然橡胶收入保险、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等，补偿植胶主体因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业内人士建议，可在此基础上开展目标价格

保险，参照天然橡胶完全生产成本适当制定保险目标价格，覆盖植胶成本和植胶合理收益。

割胶工作劳动环境恶劣，时间日夜颠倒，一线胶工普遍患有职业病。在胶工迅速流失的情况下，基层胶工呼吁，将胶工列入特殊工种目录，给予特殊工种退休待遇。

新技术的出现为破解“无人割胶”难题带来转机。科研机构、橡胶企业研发出电动割胶刀、“一机一树”割胶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但成本过高难以全面铺开。海胶集团企业发展部总经理武晓东说，可以适时将智能割胶设备纳入农机补贴范畴，并成立投资基金支持相关团队科研攻关。

在减少种植环节亏损基础上，橡胶产业走出困境亟待提质增效、延长产业链条。记者采访发现，云南、海南橡胶加工产业小、散、乱，亏损面较大。海南天然橡胶年产量30余万吨，加工企业却多达100多家。云胶集团党委书记宁顺良说，云南橡胶加工厂数量和产能规模也远超本地橡胶实际产量，高价抢原料、压价卖产品等现象频发。

“淘汰天然橡胶初加工落后产能，发展高附加值制品或许能带来‘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副所长谢海贵建议，加快淘汰天然橡胶初加工落后产能，重新制定天然橡胶加工环保标准，加大对民营初加工厂的整合，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的加工体系。

当前，我国橡胶初加工产品质量一致性差、高性能天然橡胶依赖进口。黄华孙建议，创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在品种改良、质量调控、割胶机械化自动化、新材料、新型橡胶制品等关键领域，攻克基础性的共性技术，加快天然橡胶材料在航空轮胎、高铁隔震、潜艇密封圈等高端制品中的应用，并促进下游制品业发展。